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會語四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卽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卽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化生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卽吾性也人只爲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隨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者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既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爲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一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卽佛氏亦可攙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卽五伯亦可攙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二家便攙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彥文曰會中諸友真懇切實甚有感激處不肖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煅鍊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煅鍊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

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心聞見還不
是會之正格彥文曰誠然

彥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
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
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
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實有諸已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麗澤堂見月明如晝謂希顏彥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
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肖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
彥文曰不肖昏却不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瞞過耳
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二

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
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膩胸中若有滯膩雖有所得不過陰靈
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
窮理格物便有謹于大而略于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
使之爲穿窬決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
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
受今爲妻妾宮室濟窮乏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卽有
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審其
何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言之心

爲本而身爲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爲本而家爲未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爲本而國爲未能齊其家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爲本而天下爲未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此之謂也

彥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于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着已所謂深造于道者卽退藏于密之謂此箇深字卽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爲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衿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于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爲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爲已爲人分別君子小人爲人者不必言矣卽爲已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爲利者不必言矣卽爲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利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面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刻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面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的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卽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真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何嘗有始終天既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既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既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既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既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四

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爲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于學問者不必言既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真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爲有生以來積習既久私欲已深錮蔽遮掩若青天之覆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既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看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錮蔽得他真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

過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
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
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隨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
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
只是一箇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觀華吳先生曰生只
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爲生便差了無怪其
以人與犬馬爲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之者善原是一箇源頭到
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觀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
一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爲物俱隨造化
轉人之爲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人之性爲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彥文信此只
以此知爲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開蔽耳與吾知體何尤先生
曰亦是但知便着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彥文曰正不敢冒認
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
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常人能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真中也
庸而不中非真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于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爲教先
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
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
撥轉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

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真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卽是不仁不禮不仁不禮卽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華認菴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真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憧憧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註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爲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憧憧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曾子是箇眞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眞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聞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所以爲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卽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子孫俱幫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實實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師冕章畢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卽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聞白沙從康齋半年云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生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于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此行去正是享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先生謂許涵淳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濶義理便昭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一分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卽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卽是一卽是敬

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尙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濶擇善要真心胸濶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真則無邪正之不分故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爲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爲

其友至天下亦然至千古亦然自古真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友子產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爲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真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羣遂空古今天下不過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真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二氏離事養心便是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纔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出出境不出境嘗藥不嘗藥爲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經正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說原始反終麗召曰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潔淨淨便是人生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八

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

談一函講民之于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卞子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炤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真是人人當面蹉過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觀華吳先生曰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卽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

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時

此苦便有解說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于死矣更無解救可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于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在于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覺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曾有污染何嘗有遮蔽何曾有欠闕說能何嘗不能說知何嘗不知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着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着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着也着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深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世只此一物先輩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爲神濁則爲氣

學問要時時炤顧此心一不炤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人心體本如是實體得來真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彥文曰近日體西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苟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真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真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真底必竟是把捉此時更要全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沖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夫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三十六靜追往事真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

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真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麼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卽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己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没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没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嘆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

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爲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碌碌反被他笑真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爲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爲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瞽瞍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卽大舜不能爲孝子矣瞽瞍又豈能配得天彥文曰近日觀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彥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

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彥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先生謂參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參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八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這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腦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真與人同便真能舍己從人真能樂取于人以爲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卽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者也

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于善這身便活

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于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
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
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卽是率性素者原初
本色彥文曰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
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
履虎尾不啞人亨虎也不要說是乾人之所履都是危機動脚如
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啞人也通卦只是一箇意思
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
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視履考祥始
爲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
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
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巽之利彥文曰六
三却好撰成巽先生曰武人爲于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
可爲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爲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
舉便有蹶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于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啞
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爲于大君大
君指九五也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
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
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

正是這樣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量愁苦是沒用底不如且放下正好偷閑快活一時若這裏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過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彥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卽心也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炤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也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閑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卽是道武侯是資稟暗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卽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這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有大聖人指點却是學問中大人品矣

彥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卽其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一句便有病彥文于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

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還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曾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這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入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爲仁之道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四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參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千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卽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爲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這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象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

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直在幾上用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並爭方爲訟若一人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幾纔萌卽見卽訟卽時消釋三千七十子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于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有友言伊尹湯聘章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囂囂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據先生之學可爲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每與談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薑樹上生也由你說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五

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嘗觀與伊川論雷從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某某兄弟那有此閑功夫然康節之學是潔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易之真數宣城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然而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卽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靠不得爲堯的也是這箇爲桀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爲處何如台文曰告子云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爲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

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害其爲同也毫釐之差如此先生曰顏子形容高堅前後苟非竭才之學真難窺測論語形容夫子其曰溫良恭儉讓其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若溫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于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荆璵先生問曰天天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天天純是一團生機

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進進不已所以自云竭才卽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

參夫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盡其道之爲全此爲有別之第一義也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彥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爲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鬆處彥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滲漏先生曰然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真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真者皆

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正中皆思賢詩也彥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涇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卽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卽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卽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畫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彖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爻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仁卽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卽是顯諸仁微之顯卽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會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爲孳孳爲善之註腳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

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彥文曰既言事必真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爲體則身爲用身爲體則心爲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卽是聖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通變聖人與天地俱是一樣

彥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不提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卽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彥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爲客此爲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又曰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賀伯恭篤實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卽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大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彥文曰不肖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

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曾思孟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却象配定一股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卽是養志戒卽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真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惟踐形之聖人形色化而爲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次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于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爲金始能不變無他真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卽是實世之所謂虛名者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多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個先生曰然葉立室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愈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曰兩說甚然

有一立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硜硜者不知立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立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立其人默默

君子不幸爲小人所薦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罵斥君子乃君子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爲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歷盡險阻不到易簡處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彥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聞先生曰道要自聞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實無聲臭若說無其實俱是實理道卽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黃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黃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所貴乎聞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主敬工夫依舊與未聞道一樣做

彥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旣得則敬以守之敬以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着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一」字形容得最好彥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誠然

先生問秦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間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默頃之謂彥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彥文曰除了這憧憧往來者便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爲這憧憧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着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有未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隱一句即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若偏于靜便歸索隱一路上去偏于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

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曾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爲流于二氏又不識虛空嘗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還虛乎不虛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時還虛乎不虛乎空乎不空乎但吾儒之所謂虛所謂空者要知與二氏不同須自研究方識得

先生曰天命之性堯舜與桀紂何嘗有添減但堯舜則兢兢業業都歸于道心桀紂則放蕩淫佚全歸了人心由是觀之所不同者

學與不學耳學則爲堯爲舜不學則爲桀爲紂可畏也哉

先生曰不思不勉者天道也必思必勉者人道也以人道而造天道則爲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爲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你看孔明高卧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雖云盡忠各爲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眞險矣哉無他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不讀

先生曰明道先生眞亞聖也余觀彼透體于二氏中過來者至如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着

夫曰朱

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于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上說朱子便在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已具此卽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色行去却無差謬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眞便能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隨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多但須曉得冲莫無朕者卽性也性卽理也理卽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之停也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何如先生曰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按先忠憲語錄載八遺書及未刻稿中者久已膾炙人口獨東林論學語二卷爲世所罕觀蓋是編爲先忠憲講學東林時丹陽門人周季純彥文錄德興門人祝徵于可久輯天啟間新安程覺我夢陽會授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有次卷深憾不得窺見全豹鄉三師復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季純自序而吳素衣鄒經畚忠畚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校之微有異同今參互考訂仍編次二卷與顧端文公東林商語並載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四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 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可爲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按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以砥無善無惡之狂瀾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揭則會語之

開宗明義章矣檢未刻彙得此
如獲拱壁亟爲補錄用著提撕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